

凯恩斯著作集

John Maynard Keynes



通往繁荣之路

THE MEANS TO PROSPERITY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著

李井奎 / 译

凯恩斯著作集

John Maynard Keynes



通往繁荣之路

THE MEANS TO PROSPERITY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著

李井奎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通往繁荣之路/ (英) 凯恩斯著; 李井奎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
(凯恩斯著作集)

ISBN 978-7-300-22214-1

I. ①通… II. ①凯…②李… III. ①凯恩斯, J. M. (1883~1946) -经济思想 IV. ①F091.3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1934 号

凯恩斯著作集

通往繁荣之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李井奎 译

Tongwang Fanrong zhi L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3.2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3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凯恩斯生前写过不少具有政论性质的小册子作品，对当时和后世均有着极大的影响。其中，《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1925）、《苏联掠影》（1925）、《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劳合·乔治能够做到吗？》（1929）四本小册子曾为《劝说集》（1931）所收录，但是作者做了大量删改，原作的基本面貌已经不可复见，而《通往繁荣之路》（1933）和《如何筹措战费？》（1940）则又未被《劝说集》（1931）收入进去。故而，本书将这些小册子作品加以整理，根据年代顺序重新进行了编排，将其辑为一册，以《通往繁荣之路》为名出版，以飨读者。

译者

目 录

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1925） 1

苏联掠影（1925） 25

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 47

劳合·乔治能够做到吗？（1929） 73

通往繁荣之路（1933） 113

如何筹措战费？（1940） 137

译者跋 203

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 (1925)

本篇据 Leonard & Virginia Woolf 的 the Hogarth Press 于 1925 年出版的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 译出。

《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最初作为一个系列的三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25年7月22日、23日、24日的《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1]上,所论是关于英国恢复金本位的问题,当时的标题是《失业与货币政策》。凯恩斯在这三篇文章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了扩充,由此形成了一本小册子,同月,由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2]出版,其中的第Ⅰ、Ⅲ和Ⅴ章分别对应着《标准晚报》上的这三篇文章。在美国,这本小册子又以《英镑平价的经济后果》为题予以出版。本篇是其英国的版本。

[1] 即《伦敦标准晚报》,该报创办于1827年,是英国每日邮报和通用信托集团(Daily Mail and General Trust)旗下的一份地方性日报,每周一至周五以小报的形式发行。该报的内容以国际国内新闻以及伦敦市的财政为主,在首都伦敦及周边地区的地方性报纸领域占有主导性的地位。2009年1月,由于财政状况不佳,《伦敦标准晚报》被俄罗斯商人亚历山大·列别杰夫(Alexander Lebedev)收购,后者于当年9月将该报转型为一份免费报纸。——译者注

[2] 即英国的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 1917—1987年),由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夫妇于1917年共同创建和经营。出版社的名字取自夫妇俩在里士满居所的名字。在这里,他们开始了手工印刷各类书籍。出版社成立的初衷只是夫妇俩的一项业余消遣,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社开始使用商用打印机,进而发展成正式的工商企业。在前30年的出版历程中(后40年并入查特与温达斯出版社,维持其原有出版风格),它出版了弗吉尼亚·伍尔夫、T.S.艾略特、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等英国作家的作品,引进了弗洛伊德、琼斯等心理学家的系列作品,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国小说家的作品,在催生和推进英国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注

I 失业问题何以日趋严重？

世界贸易和国内消费两者皆处在适度的健康状态当中——维持在萧条和繁荣之间一种平稳的中间水平上运行。美国度过了繁荣、富足的一年；印度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发展势头也相当不错；在法国和意大利，失业现象已经不存在或者几可忽略不计；德国在过去六个月领取救济金的人数急剧地下降，幅度超过一半，相比于我们10%的失业率，德国已经下降到了4.5%。世界生产总量可能是1914年以来最高的一年。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的问题既不是世界范围内的萧条所致，也不是国内消费的缩减所带来的结果。问题的根源乃在于本国与国外的相对价格。我们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太高了。有鉴于此，大家的看法并无什么异议。

那么，出口产品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传统的回答往往将它归咎于劳动阶层工作得太少，而拿到的太多。在有些行业以及劳动阶层的有些等级，尤其是那些非熟练工上，这样的情况确有发生；此外还有一些行业，如铁路部门，冗员也的确太多了。但是，这些状况和一年之前并无二致。同时，在那些出口行业里，工人的情况并非是工作得过少而得到的过多，而那儿的失业却是最为严重的。

相反，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国外英镑的货币价值已经提升了10%，而它对英国劳动的购买力却未尝有异。在英镑的国外货币价值上的这种变化，是我们的政府和财政大臣有意识作为的结果，而我们在出口行业上当下所遭遇的困难则是这种有意识行为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无可避免的。

我们推行的这种提高英镑外汇价值的政策，使它从原初低于战前黄金价值10%的水平提高到战前的黄金价值上来，这最终意味着，无论何时，不管我们对外售出的是些什么样的东西，要么是国外的购买者不得不增加10%的货币支付，要么是我们减少10%的货币收入。这就等于说，除非国外的价格水平有所提高，

否则为了要维持我们的竞争水平，我们就必须在煤、铁、运输费用或者无论是什么的其他一干事物的英镑价格上均降低 10%。由是观之，提高 10% 汇率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使我们的出口行业减少 10% 的英镑收入。

现在，假设我们的这些出口行业在工资、运输方面的支出、税率以及其他任何方面的支出皆同时下降 10%，那么，这些行业是可以做到削减其售出物的价格水平的，这样做并不会使经济状况较之以前变得更差。但是，这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行业之所用，以及它们的从业者所消费的一切种类的国内生产的物品，是不可能在价格上降低 10% 的，除非这些国内诸般行业其工资水平和其他所有支出普遍下降 10%。而且，如果真的做到了这样的假设情况，这其中相对薄弱的出口行业也将会因此而陷入破产的境地。如果黄金的价值本身并未下降，那么，除非国内价格和工资水平普遍地出现下降的情况，否则的话这类相对薄弱的出口行业其处境将举步维艰。因此，丘吉尔先生提高 10% 汇率的政策，早晚会转化成降低工资水平的政策，其降低的幅度要达到每个人每英镑的工资要减少两个先令才行。任何人都是有什么样的目的，自然会有什么样的手段。现在，我们的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棘手的任务，乃是如何来贯彻实施它自己的这个危险而又毫无必要的决策。

这些统计数字支持了我们的推理。下表中的数字（以战前为 100 计算）就其本身来说即是对与前一年相比我们出口行业目前所面临的困难的一个充分的解释：

年份及相关月份	以黄金计的美国生活费用	英国的生活费用		英国的工资水平	
		以黄金计	以英镑计	以黄金计	以英镑计
1924 年 3 月	156	157	178	155	176
6 月	154	150	169	157	178
10 月	157	162	176	164	178
12 月	158	174	181	172	179
1925 年 3 月	158	176	179	177	181
4 月	158	172	175	178	181
5 月	158 ^①	172	173	180	181
6 月	158 ^①	172	172	181	181
7 月	158 ^①	173	173	180	180

^①暂定值。

这个表中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们这个国家，以黄金计算的生活费用和工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以英镑来表示，则其价格的下跌程度与英镑汇率的贬值维持在一定比例之上）一年以前是和美国的以美元计算的生活费用保持一致的。从那个时候开始，英镑的汇率上升了 10%，而我们国家以英镑计算的生活费用



和工资水平与美国以美元计算的生活费用比起来,则没有什么较为可观的变化。由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我们的货币工资水平和生活费用已然上涨了10%。正是政府的政策,使得我们在出口方面减少了10%的英镑收入;然而,我们的出口工业家们却必须要支付和之前一样多的工资,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标准,也不得不支付和以往同样的费用。偏离均衡的态势从去年(1924年)十月份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态势一直在持续,之后随着汇率的提高而逐步在不断发展——造成这一趋势的是对金本位制度的恢复,并非英镑的内在价值有了提高,一开始的时候是由于对恢复金本位制度的预期所致,后来则是因为这一恢复措施得到实现的事实所引发。^① 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曾向下院坚称,恢复金本位制度对出口行业的影响“一切皆好”。财政大臣所表达的是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恢复金本位制度与煤炭行业中出现的状况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好像墨西哥湾流与英国煤炭行业之间彼此毫不相干的情况一样。诸如此类的说法,皆可称得上是愚妄、轻浮之语。这些部长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恢复金本位制度即便要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而且这些代价全不过是一时的付出,最终都将会弥补回来的。他们还可以这样说,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假话,那些处境不佳的行业大多数本身就有它们自己内部的诸多困难。当某一共同的因素在发生作用之时,那些虚弱的个体就会因为其他的原因而一蹶不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流行性感冒只是夺走了体虚气衰者的生命,就说它是“一切皆好”的,更加不能说,它就像墨西哥湾流一样,对人类的死亡率同样毫无干系。

一年前,我们面临的情况并不是没有什么困难,而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的是,现如今这种影响越发地严重了。那个时候,虽然以英镑计算的工资水平和生活费用,在价值上与美国并无差异,但是与欧洲各国相比就显得过高了。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我们一部分的出口行业,在工厂设备和劳动力方面,均存在着存量过剩的情况,因此如果能够把一部分资本和劳动转移到国内工业上来,不但符合要求,而且最终也是无可避免的结果。这就是说,在恢复金本位之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已然有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反对提高英镑国际价值的论点之一,所根据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英镑在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之间已经存有差距,由于英镑对外价值的提高,使这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本加厉,越发地恶化。正是这种情况,使我们转入了通货紧缩的阶段,其结果必然是使国内资本扩张的积极势头有所延缓,不利于劳动力转移到国内工业上来。英国的工资水平若以黄

^① 这种见解也为财政部通货委员会所持,该委员会曾报告称,如果我们没有恢复金本位制度,那么去年秋天和今年春季提高汇率是不可能得以维持的。换言之,在金本位制度恢复之前,之所以提高汇率,乃是因为对这一政策的投机性预期所致,此外还包括资本的移动,这都不是因为英镑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上的提高带来的结果。

金来衡量，则现在较之于一年之前，提高了 15%。英国以黄金计算的生活费用，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比起来，就显得太高了。这些国家的工人可以接受低于我国工人 30% 的以黄金计量的工资水平，而以实际工资水平来衡量时，却又毫发无伤。我们的出口行业陷入了困境，如此来看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们的出口行业陷入了困境，是因为它们首先必须得接受降低工资 10% 的要求，这是它们行业现在的处境。如果每个人都同时接受同样的降低工资要求，生活费用将会下降，这样一来，较低的货币工资所体现出来的实际工资将和之前大体相同。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可以使各方面的工资水平同时降低的手段。因此，蓄意提高英镑在英国国内的价值，这一政策的意义在于使各个彼此分离的群体相继展开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最终也没有获得最后的公平结果的希望，无法确保较强的集团为了利益就一定不会以弱者为代价而使后者做出牺牲。

劳动阶层对当前情况的了解，其程度想来定然不如内阁阁员。那些首先受到打击的工人，他们所面临的生活水准将会下降，因为他们的生活费用并不会降低，除非所有其他人也受到了同样的打击。这样一来，这部分工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处境而奋起自卫，是有他们的道理的。而且，首先受到货币工资降低之损害的这部分工人，在之后生活费用相应地下降的情况下，并没有得到可以取得补偿的保证；也没有任何保证能确保不会以他们的牺牲为代价来使其他部分的工人从中获取利益。因此，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必然是要抵抗到底的，而这必然会导致一场斗争，一直到那些在经济上最贫弱的人们被彻底击垮，这场斗争才会停歇。

目前这种事态，并非出于生产财富之能力有了减退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我看不明白，在良好的管理之下，为什么平均实际工资一定要下降。这是错误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

Ⅱ 是什么误导了丘吉尔先生？

第Ⅰ章的论点并不是反对金本位制度本身的论点。金本位制度本身是需要另作讨论的一个问题，我在这里不打算涉足这个话题。这些论点反对的乃是恢复金本位的时机，也就是反对在需要对我们一切的货币价值进行充分地重新调整的条件下来恢复金本位制度。如果丘吉尔先生恢复金本位制度之时，将平价固定在低于战前的水平上，或者待到我们的货币价值已经调整到与战前平价相适应的时候，再来恢复金本位制度，那么，上述的论点当中有一些就失去了其意义所在。但是，他偏偏选中了去年春天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下开始着手，只能是自寻烦恼了。因为他所致力的是压低货币工资和一切货币价值，至于说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他是完全没有主意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样的傻事呢？

很可能部分是因为他缺乏一种本能的判断力，因此无法阻止错误的发生；部分是由于他缺乏这种本能的判断力，从而使他在传统财政的一片聒噪声中，失去了听觉，迷失了方向；最为重要的是，他的那些专家们严重地误导了他，使他最终误入歧途。

以我观之，他的那些专家们犯下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对于恢复英镑战前黄金平价将会引起的货币价值的失调程度，我怀疑他们是做出了错误的估计的，因为他们所关注的物价指数与当前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并不相宜。如果你想要了解英镑价格是否与汇率的提高相适应，那么，仅仅依靠观察诸如利物浦这一个城市的粗棉价格是无济于事的。这个价格必然是与汇率的变化相互因应的，因为在输入原材料的情况之下，它们必然几乎是要随时与国际价值的平价保持联系的。但是，如果由此断定码头工人或清洁女工的货币工资以及邮费或差旅费也将会根据对外汇率而随时加以调整，显然就不合乎情理了。然而，据我度之，这正是财政部中诸公的想法。他们乃是将这里的一般性批发物价指数与美国的同一指数进行比较。要知道，这类指数所涵盖的商品种类，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属于国际贸易范围的原材料，这一类原材料的价格必然是随着汇率加以调

整的。其结果是，国内价格真正的悬殊差异被大打折扣，只占其真正价值的一个极小的部分。这使他们认为，需要加以弥补的罅隙不过是2%或3%，并不足道。实际上，生活费用、工资水平以及我们所制造的出口品价格这些方面的指数所显示的真正悬殊差异，则是10%或12%。对于这里的目的而言，这些指数都是比较适用的，尤其是如果各类指数彼此大体一致，那就比批发物价指数要适用得多。

但是，情况还不只是这些，我认为，有关使国内货币价格普遍降低这一点在技术上的困难，丘吉尔先生的专家们所给出的估计也显得有些过低了，中间存在着误解。当我们把英镑的价值提高10%时，这就是一笔为数高达10亿英镑的资金，要从我们的钱袋子里拿出来，转移到那些食利者们的口袋中，而这样我们会给国家债务增加7.5亿英镑的实际负担（这就把我们自战争以来对偿债基金的辛勤贡献一笔抹杀了）。这种情况实在糟糕至极，却又无可避免。但是，如果能够设法将其他一切货币支出同时降低10%，就不至于引起其他的不良后果；当这一过程完成之时，我们就可以使每一个人的实际收入与以前差不多相等。我认为，丘吉尔先生的那些谋士们，他们的心智仍然固守在那种虚妄而富有学究味道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尽是一些报纸经济栏目的编辑、坎利夫委员会和通货委员会之类的人士，在这个世界看来，在英格兰银行的“明智”政策之下，一切都是会“自动”获得必要的调整的。

财政部这些人的理论是，出口行业无可否认会首先受到侵袭，陷入衰退，而同时也许还会发生货币紧缩以及信贷受限这样的现象，这类现象进而会均匀而且相当迅速地散播到整个社会。但是，提出这样理论的教授们却没有用直白的语言告诉我们，这种散播过程将会如何发生。

有关这类问题，丘吉尔先生要求财政部通货委员会向他提供意见。后来，他在预算报告中谈到该委员会的意见，认为这个意见“包含着一系列言之成理的论点，博得了政府的信任”。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意见只是一些含糊其词、空洞无物的言辞而已，大家都可以拜读，实在难以称得上是一种论证。但是，他们应该说的却没有说，在此，我代这个委员会把这些应该说的话给说出来：

由于您一再宣称要恢复金本位制度，由此引发的预期已经使汇率有所提高，但是，货币工资、生活费用以及价格水平，却没有配合我们对出口业的要求，未能与提高的汇率相适应。现在汇率已经过高，其程度约为10%。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按照这样的黄金平价来规定汇率，那么，结果要么是国内黄金价格提高，诱使国外商人支付较高的黄金价格来购买我们的出口品，要么是在您的政策执行之下，不得不将货币工资和生活费用压低到必要的程度。

我必须给您这样的忠告：这后一种政策的实施绝不是什么易事。这样的政策定然会带来失业，引发劳资纠纷。如果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认为实际工资在一年前就已经过高，那就更加糟糕了，因为工资降低的必要程度，以货币来计算时，将会更加峻烈。

把宝押在国外黄金价格提高这一点上，胜算可能还是比较大的。但这毕竟也不是多么绝对有把握的事情，您不能不为事态的偶发情况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假如您认为金本位制度的好处真有这般重大而迫切，以至于即便由此会引发民众强烈的不满，即便采取严厉的政治行动，也在所不惜的话，那么，事态的发展或许会是这样的：

首先，出口行业将会陷入深重的萧条之中。这一点就其自身而言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可以营造一种氛围，有利于缩减工资。生活费用也将会有所下降，这一点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可以为您提供一个很好的论据，有利于降低工资。但是，生活费用的下降并不充分，结果除非受保护行业的工资水平下降，否则出口行业就不可能将其生产的产品之价格降到足够低的程度。要知道，那些受保护行业的工资水平一定不会只是因为不受保护的行业出现了失业就下降的。因此，您一定要使受保护的行业内也出现失业，才能削减这类行业的工资。能够实现这一过程的是对信贷的限制。凭靠英格兰银行限制信贷的手段，您可以刻意地将失业扩大到任何所需要的地步，直到工资水平真的下降为止。当这一过程结束之后，生活费用定然也会下降；到了那个时候，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的处境就会和这一过程开始之前是一样的。

我们还应该给您这样的忠告——尽管这样做有些越线——这时如果公开承认，为了要削减工资，您是在故意地扩大失业，那么，在政治上来说这样做是不够妥善的。因此，你就不得不把当前的一切情况都归之于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原因，万不可将真正的原因一语道破。我们估计，大概在两年以内，您都不能在公众面前吐露半分真相。两年以后，或者您已离职，或者这个调整过程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已经结束，事情都已过去了。

Ⅲ 英格兰银行的政策

汇率提高以后，进口品和出口品的英镑价格都将降低。进口食品价格的下降会降低生活费用。不过，可能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进口食品价格的下降并没有对生活费用的降低带来更多的影响。很可能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的食品价格上涨所致，部分是由于时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期待这种情况会进一步降低生活费用），部分则是由于当一种商品，甚至是一种进口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中时，它的费用一般已经包含了各种国内服务的费用。尽管如此，第Ⅰ章里的统计表格却表明，在这方面货币工资某种程度上的下降，也无可非议——尽管由于上述原因，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较高的汇率并不能帮助我们维持更高的实际工资，它只是把这种恩惠让与工人们，为的只是尽可能快地从工人手中重新拿走。与此同时，国外产品显而易见的廉价，使我们可以买到更多的国外商品。而出口品英镑价格的下跌，又减少了我们出口行业的贸易额。

汇率提高的结果既促进了进口，也为出口设置了障碍，这使得贸易余额朝向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当此之时，英格兰银行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我们就得用黄金来偿付这项贸易入超。于是，英格兰银行采取了两项有效的补救措施。第一项补救措施，是对我们一向的对外出借设置障碍，对国外贷款以及近来还出现的殖民地贷款施加限制；第二项补救措施，是通过将伦敦的证券利率维持在高于纽约的同样利率一个百分点这样的水平——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过的，如此可以鼓励美国把钱贷给我们。

这两种方法在平衡我们的收支账户方面，其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这两种办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会一直发挥着效力。因为在这些措施开始推行之时，我们的实力还保有着相当大的余地。根据商业部的统计，战前我们的对外出借能力约为 1.81 亿英镑，按照现行价格进行计算，约等于 2.8 亿英镑；即便在 1923 年，商业部估计，我们的净剩余仍达 1.02 亿英镑之多。由于新增的对外投资当时并不会带来收益，因此假如对外投资减少 1 亿英镑，那么在出口方面



进行相同额度的减少时，尚且不致产生清偿能力不足这样的风险。就维持金本位这一点来说，我们是拥有价值1亿英镑的国外投资，还是拥有价值1亿英镑的失业，是无关宏旨的。如果那些过去生产出口品的人们失去了工作，出口减少的同时，过去用那些出口品来偿还的贷款也会有同样程度的缩减，那么，我们的财政平衡仍将安然无忧，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也不会面临丧失黄金的危险。而且，作为借入者，我们仍然可以保有良好的信誉。我们付出了相当高的利率，这不仅可以弥补一切赤字，而且如果银行总裁高兴的话，我们还可以借入任何数量的黄金，为他每周公布的报告增加光彩。

根据商务大臣的估计，截止到去年5月的一年当中，我们的贸易账户上并没有出现实际的赤字，贷入和借出基本上持平。如果这一估计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必然会出现贷入和借出明显不能相抵的大量赤字情况。除此之外，对国外投资方面的禁令也只能部分地发挥效力。采取禁令的解决办法，并不能防止一切形式的对外投资，尤其不能防止的是英国投资者直接从纽约购入证券。因此，英格兰银行必须要去寻找其他的补救措施才行。我们在贸易方面面临赤字，输出与输入无法持平，同时英国的投资者虽然处在禁令限制之下，仍然在国外市场上购入证券，这会使得我们在国际借贷关系上发生亏欠。将伦敦的贴现率维持在充分高于纽约贴现率的水平上，可以诱使纽约货币市场出借相当大一笔数额的资金^①给伦敦货币市场，从而使我们的贷入和借出重新取得平衡。此外，一旦我们提高利率，从纽约短期贷款市场吸取大量资金，那么，即便我们不需要增加借入款额，为了保留我们的既得借款，不使它得而复失，我们也必须继续保持高利率。

法国的政策是凭靠J. P. 摩根公司的贷款来维持其汇率水平的，对此我们曾颇为轻蔑，然而，我们把伦敦的货币利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使之足以吸引并留住来自纽约的贷款，这种政策与法国的政策，实在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异。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其中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维持较高的贴现率不仅意在吸收美国的资金，而且也是我们限制国内信贷这一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方面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加以注意的一个问题。

为应付失业，使我们从一个借出国变为一个借入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下下之策，危害极大，这其间代价之高昂，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我相信，英格兰银行的主事者们也当会抱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并不喜欢限制对外投资，也不喜欢从纽约吸纳短期贷款资金。他们之所以做这样的事，可能就是为了赢取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如果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委婉地讲，他们一定会利用这个喘息之机来进行所谓的“基本调整”。怀抱这种目的，则在他们的权利范围之内，所能进行

^① 据哈佛经济服务公司(Harvard Economic Service)估计，在最近几个月里，美国银行已经预付到伦敦货币市场上的资金总额应当在2亿~3亿美元之间。



的就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限制信贷。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这是实行金本位国家的传统政策。对外贸易的逆差趋势表明，我们的物价水平是太高了的，要使价格降低，可行的办法就是抬高货币的价格——利息率，以及对信贷加以限制。待到病除之后，也就无须对对外贷款或向国外借入资金再行限制了。

如果把话说得再直白些，那么，这一点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要削减货币工资，并通过对货币工资的削减，进而降低生活费用，这其中的想法是，待到这一圈事体完成之后，实际工资会和以前一样高，或者接近和以前一样高。那么，信贷限制又是在怎样的运用之下实现这一目的的呢？

其实，并无他法，无非是故意扩大失业一途而已。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限制信贷就是要从雇主手中收回资金融通手段，不让他们在现行的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上雇用劳动力。要使政策能达到其目的，无限制地扩大失业，是唯一的途径，一直扩大到工人们在严酷的现实压力下，不得不接受货币工资的必要降低为止。

这就是所谓的“上策”，这就是要把英镑钉住某一黄金价值水平上的鲁莽行为的结果，但是，这一黄金价值水平，用英国劳动力的购买力来衡量，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达到。任何心怀仁爱、明智而有见识的人，对这样的政策都抱着畏葸不前的态度。据我判断，面对这种政策，英格兰银行的总裁就抱着这样畏缩不前的态度。但是，他身处危境，进退维谷，叫他又有什么办法好想呢？目前来看，他似乎抱持着折中的态度。奉行这一所谓的“上策”，诚非他之所愿；然而对于这种种现象，他也总不敢道破天机；他只是期盼着将来或许能有什么转机的可能，若果有这样的转机出现，这就是他最好的运气了。

英格兰银行的工作多涉机密，很多重要的统计资料都不能公开，因此要想确切地说清楚它到底在做些什么，并非易事。已经在实施的信贷限制是以多种方式来进行的，这些方式部分是彼此并不相关的。首先，对新币发行施加限制，这可能会减缓货币流动的常规速度；然后，在3月份提高了银行贴现率；紧接着市场利率也跟着有了提高，接近于银行贴现率；最后——也是所有方式中绝对最重要的一点——英格兰银行以某种方式来操控资产和负债，降低各清算银行^[1]作为

[1] 清算银行（clearing banks）亦称“划拨银行”、“汇划银行”，是能直接在票据交换所进行票据清算的银行。票据交换是指在同城范围内银行间相互代收、代付票据进行相互清算。这是一种集中办理转账清算的制度。一般由中央银行管理，通过票据交换所进行。应收款大于应付款的差额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应收款小于应付款的差额减少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票据清算的结算原则是维护收付双方的正当权益，中央银行不予垫款。其优点是便利资金清算，节省大量现金使用。国际上最早的票据交换组织为英国伦敦的票据交换所，成立于1775年。在英国，清算银行实质上就是商业银行，不同的是这些商业银行能在伦敦票据交换所办理票据结算。各类银行能否在票据交换所直接进行清算，因各国而异。英、美的票据交换所为少数大银行所控制，小银行被剥夺直接参加票据清算的权利。英国清算银行按经营区域不同，而分为城区银行和郊区银行。郊区银行逐渐被城区银行合并，并策划成为城区银行的分支机构，从而确立了英国的分行制。英国四大清算银行是：巴克莱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米德兰银行和劳埃德银行。——译者注